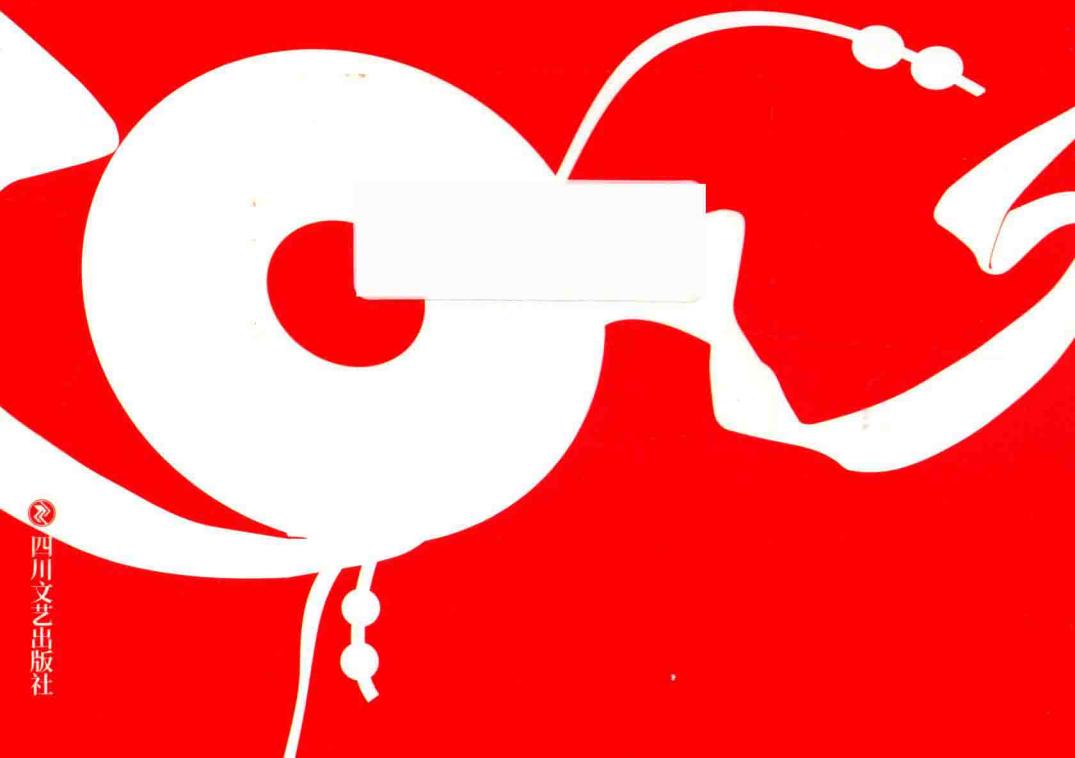


北洋龙

鮑參魚

蔡骏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蔡骏

著

北洋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镇墓兽 / 蔡骏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11-4742-5

I . ①镇… II . ①蔡…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5082 号

ZHEN MU SHOU

镇墓兽

蔡骏 著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金炀淏 周 轶

责任校对 汪 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6mm × 235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742-5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336。

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市长寿路第一小学读三年级。语文课上写命题作文——长大后的梦想？有人写科学家、工程师、解放军甚至警察……而我填的是考古学家。

这是我的童年梦想。

在作文里写科学家、工程师、解放军甚至警察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人实现了梦想。当然，我也没能成为考古学家，连个门边都没摸到过。

绝大多数人的童年梦想，是注定不会实现的。很不幸，这是生活的铁律。

读了中学，我又梦想成为画家。结果在去美院考试前，我因为恐惧失败而放弃了，这让我后悔了一辈子。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成为什么？梦想离我似乎遥不可及，我即将收获一个平庸而浑浑噩噩的人生，就像身边的人们那样随波逐流。

青春期，心情最灰暗的那几年，我找到了拯救自己的方式，那就是阅读和写作。我每天去图书馆，站着看完一本又一本书。我也把身上有限的钱用来买书，其中有一套是关于中国考古与盗墓的纪实文学——先是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考古挖掘的悲剧，再是清朝东陵被盗的传奇。民国年间，同治帝的惠陵被盗掘，盗墓贼打开棺椁，发现英年早逝的皇帝早已成为一堆枯骨，皇后的尸身却完好如初，仿佛刚刚睡去一样，脸色光泽自然，皮肤富有弹性。不久，另一伙匪徒闯进地宫，丧心病狂

地剖开十八岁的皇后腹部，搜索她在六十多年前殉情自杀时吞下的那一点点金子。数天后，又一群盗墓贼进入地宫，发现赤身裸体的皇后长发披散，面色如生，没有痛苦的表情，只是肠子流了一地……

虽然，这故事不知真假，但一直强烈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如果让我来改写，是要变成一段爱情故事？还是一个盗墓传奇？

2000年，圣诞节，我跟一个女网友在聊天室打了个赌，至于赌注早已忘了，但我因为这个赌约，便想到这位被盗墓的同治皇后的故事，阴差阳错地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她生于19世纪，被侮辱于20世纪，波云诡谲，绵延百年，直到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发出两个关键词“她在地宫里”“还我头来”，就能读到她的故事。第二年，这本书就出版了，这恐怕是中文互联网上的第一部长篇悬疑惊悚小说。

然后，我渐渐地成了你们所知道的那个人。

但我从未忘记过，最初构思《病毒》时的激动，仿佛置身于清朝陵墓地宫，皇后就站在电脑屏幕背后，披散长发，双目幽怨……她姓阿鲁特氏，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慈禧太后都没留名呢），我给她起了个名字：阿鲁特·小枝。

小枝、叶萧等人陪伴我们绵延至今，一晃已过去许多个年头。

2015年的春天，某个细雨霏霏的午后，我开车被堵在上海闹市的一条小路上。右边是家证券公司，大门口蹲着两尊石雕。这并非常见的石狮子，而是麒麟模样的神兽，各自头顶一对鹿角——这不就是古墓里的镇墓兽吗？

春天的那个瞬间，三个汉字在我脑海中闪过——

镇墓兽！

多么令人心动的名字，仿佛回到21世纪的第一年，那个梦想开始萌芽的奔腾年代，又连接了三千年未中断过的中国历史与古墓中的秘密。

我挖掘出成百上千幅镇墓兽的实物图片，有在考古现场新鲜出土的文物，有在博物馆里堂而皇之展出的国宝，也有在拍卖行手册里价值连城的古董。

为让更多的镇墓兽重见天日，我花了将近两年时间，下载了数百份考古报告（足以精确到每个厘米、每根骨头、每个经纬度），解读了数不清的墓志铭，彻夜从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学术论文中搜集资料，甚至发现了一位埋葬在白鹿原的唐朝小皇子……

镇墓兽是真实存在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结论，它们面目狰狞，但它们从不背叛，它们不仅守护墓主

人，它们也在守护中国文明。

有人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们错了！我知道——中国人是有信仰的，这个信仰就是历史。自孔子时代，中国就有了书写历史的传统，从《尚书》《春秋》《左传》到司马迁的《史记》，再到洋洋洒洒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

镇墓兽永远在守护的是中国人的信仰！

而镇墓兽背后的秘密，则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无论你相信或者不相信，我就在这儿，不悲不喜，不增不减，凝视你的眼睛，为你讲镇墓兽的故事，伴你度过无数个漫漫长夜。

公元2017年的第一天，我正式写下了《镇墓兽》系列小说的第一笔——

20世纪的头一年，地球上发生许多桩大事：布尔战争如火如荼，印度大饥荒饿死百万人，巴黎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尼采与王尔德死了……

而在东方赤县神州，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发现楼兰遗址，王道士在敦煌莫高窟打开藏经洞，八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

铁路穿墙而来，大前门下火车站，遥望紫禁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接踵崩殂。三岁溥仪登基，三年宣统皇帝，三百年大清风雨飘摇翻了船。皇帝的头没杀下来，重蹈三千年中国史覆辙，已然文明进步矣！中国八十三个王朝三百九十七个皇帝，统计虽不精确，末代皇帝命运多舛却无争议。溥仪毕生颠沛流离，做民国皇帝，当日本傀儡，被苏联俘虏，最终以共和国公民身份，于1967年病死于北京，无嗣。

这是我们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们亲眼看见过的历史。

再过五十年，也就是21世纪的今天，更不会有“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这不仅是镇墓兽的故事，也是20世纪的中国故事，甚至是五千年来整个人类的故事。而我是多么喜欢这个故事的主角啊——诞生在古墓地宫的少年，背负血海深仇，身藏三千年的秘密，注定毕生颠沛流离，穿梭于波云诡谲的年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愿你也喜欢这个故事，喜欢这里的男子，喜欢这里的女子，喜欢这里的兽，喜欢创造这一切的我，还有我们的童年梦想！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镖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老舍《断魂枪》



目 录

楔子	前言
第一章 秋风白鹿原	楔子
第二章 秦氏孤儿	第一章 秋风白鹿原
第三章 摄政王的密令	第二章 秦氏孤儿
第四章 帝国黄昏	第三章 摄政王的密令
第五章 鹿角胎记	第四章 帝国黄昏
第六章 灭门案	第五章 鹿角胎记
第七章 血的研究	第六章 灭门案
第八章 完璧归秦	第七章 血的研究
第九章 重生秦北洋	第八章 完璧归秦
第十章 四爷亡魂	第九章 重生秦北洋
第十一章 童女阿幽	第十章 四爷亡魂
第十二章瀛台泣血梦	第十一章 童女阿幽
第十三章不疯魔，不成活	第十二章瀛台泣血梦
第十四章弯弓射日	第十三章不疯魔，不成活
第十五章镇墓神兽	第十四章弯弓射日
第十六章帝国的葬礼	第十五章镇墓神兽
第十七章中华民国	第十六章帝国的葬礼
第十八章雪夜尸变	第十七章中华民国
第十九章洪宪帝陵	第十八章雪夜尸变
第二十章蛤蟆与小狼	第十九章洪宪帝陵
第二十一章龙旗复辟	第二十章蛤蟆与小狼
第二十二章三千年家族史	第二十一章龙旗复辟
第二十三章白鹿原盗墓	第二十二章三千年家族史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白鹿原盗墓

第一十五章 灵兽出世	116	第四十一章 北洋挖墓行	895
第十六章 千年之吻	120	第四十二章 十角七头之兽	853
第十七章 彗星袭狱	125	第四十三章 精武英雄	811
第十八章 越狱南渡	130	第四十四章 重返凶案现场	769
第十九章 海上达摩山	135	第四十五章 少男少女与兽	727
第二十章 上海滩	140	第四十六章 出卖	685
第二十一章 龙与兽	145	第四十七章 家族危机	643
第二十二章 夜盗镇墓兽	150	第四十八章 『赛先生号』	601
第二十三章 九色重生	155	第四十九章 会稽飞行	559
第二十四章 青帮高徒	160	第五十章 秋风秋雨愁煞人	517
第二十五章 巡捕房悲伤夜	165	第五十一章 火烧达摩山	475
第二十六章 消失的百万白银	170	第五十二章 夜逃	433
第二十七章 小木的欲望	174	第五十三章 欺师灭祖	391
第二十八章 父亲的故事	178	第五十四章 昼逃	349
第二十九章 凶案启示录	183	第五十五章 投奔怒海	307
第四十章 南苑之兽	188	第五十六章 秘鲁轮船	264

第五十七章	欧阳安娜
第五十八章	达摩山
第五十九章	恶龙祭
第六十章	达摩烂柯山
第六十一章	海难
第六十二章	火烧无常庵
第六十三章	舍身崖
第六十四章	海上皇陵
第六十五章	建文地宫
第六十六章	北洋屠龙记
第六十七章	藏宝窟
第六十八章	达摩山伯爵
第六十九章	再见达摩山
第七十章	东海夜航船

530 325 321 316 311 306 301 296 292 287 282 277 272 268

紫禁城最后一位主人，爱新觉罗·溥仪去世那日，红色宫墙外已天翻地覆，红海洋席卷“全共斗”的东京、“五月风暴”的巴黎。民国李煜瀛所题“故宫博物院”匾额换成不伦不类的“血泪宫”，午门对联“砸烂旧世界帝王将相脚下踩，创造新天下七亿神州尽舜尧”，横批“造反有理”。供奉清朝列祖列宗画像牌位的奉先殿，被北京艺术学院的红卫兵改造成罪恶的四川大邑《收租院》泥塑展。有人建议在太和殿广场造两座大标语牌，务必超过三十八米高的大殿，碾轧“王气”；皇帝宝座要加封条，塑一尊农民持枪雕像……

形势逼人，周总理下令关闭故宫，故宫侥幸逃过一劫。

两年后，故宫博物院里无论“造反派”“保皇派”，一律下放湖北省咸宁县“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故宫考古研究员王洛生，辞别妻子儿女，坐了两昼夜闷罐火车，开始牛棚生涯。每天的学习就是种田、挑粪、放牛、打井，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王洛生三十多岁，田野考古出身，爱打篮球，身高体健，不像文弱书生。才两个月，他已后背佝偻，早生华发。

这天半夜，王洛生被从床铺上拎出来开会。改造成牛棚的土地庙中，坐着十来个老头儿，有书画研究大师、商周青铜器学者、顶尖的瓷器专家，每一位都声名显赫。

所谓思想总结会，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好在都是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虽说文人相轻，但谁也不会在这

种场合彼此开炮，便只能自我批评了。有人说：“这辈子最晦气的事儿，是在1956年刨了万历皇帝的定陵……”

破庙房梁上，有只大老鼠哧溜一下蹿过。牛棚安静了，仿佛被某种东西牢牢捆绑，在所有人双手双脚与嘴巴上打上死结。接近冰点的子夜，纸糊的窗户外，稀稀拉拉地下起了小雪。臭烘烘的粪味，暂时抵挡住了钻入骨髓的寒冷。

唯独缩在角落的一个老头儿，闭目养神，不为所动。此人既非学者，也非专家，王洛生连他名字都不记得，大家只管他叫“老木匠”。

轮到王洛生交代思想，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组长同志，我爷爷是北大教授王家维。‘九一八’事变那年，我父亲在洛阳挖掘东汉古墓，我母亲在考古现场生下我，取名王洛生。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兴之所至，他一连说了三个掘墓故事，全都发生在陕西的唐朝大墓……

“乾陵——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中国绝无仅有的两位皇帝的合葬墓。唐末动乱，耀州节度使温韬，把关中十八唐陵挖了个遍，就是没打开乾陵。古书说‘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郭沫若同志认为，若能打开乾陵，其价值百倍于万历皇帝的定陵。《垂拱集》百卷、《金轮集》十卷、武则天真人像、上官婉儿手迹必能重见天日。郭老曾赋诗‘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黄巢沟在陵无恙，述德纪残世不传。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记性倒是好得惊人！”检查组长吐了口唾沫。

“郭老要挖开乾陵，是想触摸中国历史的大秘密，为女皇武则天翻案。1960年，乾陵发掘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计划。但定陵挖出了那么多幺蛾子，周总理批示：此事留作后人来完成。话虽如此，乾陵发掘委员会还是从各地借调了精兵强将，比如我。乾陵周边埋着两位太子，三个王、四个公主、八个大臣陪葬。考虑到我挖墓有经验，挖掘委员会让我带头挖了隔壁的永泰公主墓。”

牛棚里的唐史专家插话了：“这个永泰公主，名叫李仙蕙，武则天的孙女，唐中宗李显第七女，韦皇后所出。她嫁给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而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亲侄子，这门婚事是亲上加亲。十七岁新婚不久，武延基得罪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新唐书》说这小两口子被下令缢杀。老不要脸的，为面首杀了自己的亲孙女与亲侄孙。”

检查组长听得一愣一愣的，如亲眼看见了那深宫血泪。

王洛生接着往下说：“我从监狱里找了个土夫子——就是盗墓贼。那人很年轻，左手断了根指头，但盗墓极有经验。我们让他勘查现场，居然找到了墓道。这是个斜坡土洞砖室墓。我第一个钻进墓道，看到两边壁画上画有青龙、白虎，甲胄鲜明的唐朝武士仪仗队和兵器架，还有栩栩如生的仕女图。我发现个盗洞，还有一副骨架，直立埋在土中。土夫子估计这是盗墓贼分赃不匀，内讧砍死了一个，但也可能死于……”

“死于啥玩意儿？”

王洛生的讲话被人打断，他的目光撞上角落中的“老木匠”，眼睛仿佛被针一刺，只能吞下已到嘴边的三个字。

“我亲手打开永泰公主的庑殿式石椁，可惜被盗墓贼扫荡过，宝贝都没了。我在椁内挖出头骨和下颌骨，还有十一块骨盆碎片。经过复原，结合墓志铭，发现公主并非缢死，而是因为骨盆狭小难产而死。十七岁的女孩子，骨盆还没完全发育好吧。开棺当晚，我梦到了永泰公主。她穿着壁画里的衣裳，体态丰盈，估计子宫里怀着胎儿，面容还是青春少女，艳若桃李。她并不怨恨我，倒是发出银铃似的笑声，牵着我的手走出墓道。那时候，我刚满三十岁还没结婚，不可自拔地迷恋上了她。我的手指缝里还有她骨骸的气味。她脱下衣衫，一对玉臂环抱我的后背，将我拽入销魂纱罗帐中……”

王洛生越说越入戏，眼前浮现出白居易的“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一屋子的专家学者，同样性饥渴的检查组长，听得聚精会神，口干舌燥，不停咽口水，全然忘了这是个色情故事的春梦。

“哎呀。”王洛生抽了自己一耳光，“我在散播封建迷信了。古人说，这就是托梦，初次怀胎而死的女子，总有怨念要生下孩子，便会闯入年轻男子梦中，以期再得一子。估计在阴曹地府，永泰公主已诞下这孩子了吧。”

“美死你小子！梦里干了十七岁的公主，你还是去阴间做驸马爷吧！”

王洛生任凭检查组长怎么骂，自顾自说：“挖完永泰公主墓，我又瞄准西安郊区东南的白鹿原，那里埋着一位小皇子——永泰公主的堂弟，同为武则天的孙子辈。”

“别人是书画专家、玉石专家、瓷器专家，您却是名副其实的掘墓专家！”检查组长又冷嘲热讽一番，“不过嘛，我爱听。对付这些封建地主阶级，千万不要客气，不但要刨他们的祖坟，还要鞭尸焚烧，为古代劳动人民报仇雪恨！王洛生，你得劲地往下说！”

“土夫子劝我不要开挖，白鹿原地下遍布汉唐古墓，不如换一个刨刨。我很生气，真当我们是盗墓贼啦？还是打洞的田鼠？我们挖唐朝小皇子墓的目的，是要挖他奶奶武则天的墓。土夫子又说，此墓是鬼门关，自古不知多少英雄好汉葬身其中，据说是盗墓界的滑铁卢与斯大林格勒——我自己总结的。挖墓前一晚，土夫子竟逃上附近的终南山，好像那山上真有啥仙境。我们继续掘墓……”

“同志，该轮到我讲了！”

牛棚角落里响起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

一宿没说话的老木匠，站起来打断了王洛生。所有目光齐刷刷地看过去——“老木匠”个头比王洛生还略高一点，鼻梁高挺，双眼炯炯有神。他穿着灰棉袄，早过了退休年纪，头发不秃，半黑半白，一脸络腮胡。到了五七干校，任谁都得蓬头垢面。

故宫博物院，除了有一流的专家学者，更养了上百能工巧匠，有些原是皇家御用的工匠传人。五百多年的宫殿，即便不住皇帝太监，依然少不了这些人养护，否则早颓败光了。故宫的工匠分为木器组、钟表组、漆器组、铜器族、陶瓷组等各司其职。唯独这“老木匠”剑走偏锋，不只做木匠活，故宫里没有他不能修的——太和门的铜狮子、太和殿的鹤与龟、大殿斗拱、皇帝宝座、屋顶上的脊兽与鸱吻，甚至洋人进贡的各种奇技淫巧，像铜镀金象拉战车乐钟、木框转花玻璃片、瑞士八音盒……

“那你说吧，老木匠，可别让大家等到天明鸡叫，耽误了明天的工期。”今晚听过考古学家的几个荤段子，组长也不忌讳了，“你是偷了光绪皇帝的宝贝，还是调戏了珍妃的鬼魂？”

一直缩着的老木匠，伸了伸脚底板说：“原以为，你们对这些老掉牙的故事不感兴趣。哎呀，且待老汉伸伸脚。”

1969年12月的雪夜，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精英们，被困在一座破庙交代思想，却将这一晚变成张岱的夜航船。

一个叫老木匠的男人，眯起双眼，只见世界飞快地旋转，幽暗的历史深处，鹿角雪白，烈焰翻腾……

“今儿晚上，我要跟大家伙儿讲的，便是这镇墓兽的故事，话说六十九年前的庚子年……”

秦氏孤儿

镇墓兽在看着他。

秦海关认得这头兽，认得它头顶的鹿角，认得它琉璃色的眼球。

庚子年，小雪节气，秋风白鹿原。

唐朝大墓地宫，小皇子棺椁上，媳妇声嘶力竭地惨叫。秦海关也管不了什么火球什么兽脸，哪怕下一秒就被活活烧死，也要看到孩子的出生。

不晓得是男孩女孩？他默默向弥勒佛祖、关圣大帝、天后娘娘以及这唐朝大墓里的皇家贵胄祈祷母子平安。

那头兽，再次吐出一团火球，但不是来杀人的，而是帮助老秦照明，观察女人分娩的全过程……

它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热量氤氲，仿佛给这孩子的诞生打气助威。

但女人生孩子的痛，是人类痛苦的最高值。媳妇并不在乎身处地宫，也无所谓躺在唐朝的棺材板上。她哭着用山东话说：“当家的，对不住，这回俺是过不去了。俺们夫妻一场，没给秦家留下香火，是俺的罪孽！”

“说啥呢？媳妇，有我在，你准保没事！”

秦海关抓紧她的手，心里却追悔莫及，干吗一定要爬上这白鹿原？留在西安城里哪怕风餐露宿，生孩子也会有人来照应，现在这荒郊野地的坟墓里咋办？

忽明忽暗的琉璃火球下，媳妇张开双腿，产道扩张到极限。老秦看

到小婴儿的脑袋了，皱巴巴的头皮，像只粉红色的小老鼠，一看就是早产儿，凶多吉少。

似乎是刚才的祈祷灵验了，孩子全身出来了！又是鲜血又是羊水，冒着滚滚热气，流淌在一千二百年前的棺椁彩绘上。

是个男孩。

或许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个在古墓里诞生的孩子！

秦海关顾不上高兴，他用牙齿咬断脐带，又脱下衣服包裹住孩子，要放到垂死的媳妇眼前。

婴儿哭了，哭得如此凄惨，似乎要把棺材板底下的小皇子惊醒。

穿越幽冥世界的哭声，让兽脸缓缓靠近。老秦根本无法阻拦，唯有听天由命——它要吃掉这个婴儿吗？

女人生孩子的“血光之灾”，历来为中国传统所忌讳，更别说是生在唐朝小皇子棺椁上了，那可是十万分的亵渎，放在唐朝必然满门抄斩。

然而，这头兽的嘴唇，却亲了亲小婴儿的脸。

秦海关蓦地明白，这头兽，竟饶恕了闯入地宫的这一家人。

他大胆地夺回孩子，放到媳妇身边。她已哭得梨花带雨，咂巴着嘴说：“俺的血真腥呢。孩子饿了，给他吃俺的奶水。”

扒开媳妇的衣裳，露出一对鼓胀的奶头，塞到婴儿嘴里。也许是生命将尽，奶水却来得比常人更早，婴儿吃了第一口母乳。

媳妇下身还在流血，无论如何都止不住。暗红色的血，渐渐带走她的生命。早产儿力气小，没吃几口奶水又哭了。

眼看这孩子要不行了。老秦心急如焚，绝不能留在地宫。他撕开几尺布条，把媳妇、孩子和自己绑在一块儿。站在高大的棺椁上，就能摸到地宫顶上的藻井，刚才全家滑下来的盗洞。他想捆着媳妇和孩子爬上去，但这实在太难，试了几次徒劳无功。

忽然，棺椁里升起一股暖流，托着他与全家缓缓上升。屁股底下阵阵剧痛，秦海关本能地往下一看，那团琉璃火球中，有一对雪白的鹿角顶着自己。

这头镇守唐朝地宫的兽，非但饶恕了这家人对棺椁的亵渎，而且还在救他们的命哩。

老秦拼命抓住头顶的盗洞，干了一辈子的工匠，练就一身强健的肌肉，硬是在

黄土中抠出几个洞眼方便抓手。

总算离开了地宫，他绑着媳妇与孩子爬进盗洞。幸好这洞并非直上直下，其中有几个蜿蜒转折，供他手脚并用，杀出一条血路。

终于，秦海关的手指甲流满鲜血，一家三口逃出生天。回到坟冢背后的地面上，他已全身虚脱地倒下，重新面对深秋的天空，仿佛从阴间转了一圈回来。

媳妇已奄奄一息，剩下最后的体温，紧紧搂着孩子，亲着小脸蛋儿。婴儿在野外降生，十有八九会夭折，特别是这秋风萧瑟的天气，吸口气都会冻死。

秦海关用衣服裹紧孩子，却发现掉出来一块坚硬的小东西——难道是从地宫里夹带出来的？皇家工匠对这些物件有天生敏感，但来不及细看，本能地揣在兜里。

一直未松开媳妇的手，直到她听着孩子的哭声越发响亮，仰望铅灰色天空上的一朵云，眼角落下一滴滚烫的眼泪。

她断了气。

诞生在唐朝小皇子大墓里的男孩，永远失去了妈妈。

秦海关吧嗒吧嗒掉着眼泪，再也无法把媳妇唤醒。媳妇的心跳和呼吸都没了，身体慢慢变冷，就像这满地坟冢里的死人。媳妇乳房里还有奶水，孩子被塞到奶头边，本能地再吸两口母乳，这辈子的最后一次。

那股邪乎的狂风停了。白鹿原上的农民们，纷纷从地里冒出头。有个村妇听到婴儿哭声，才发现这一家子，呼喊妇人们过来帮忙。她们在田野上架起铁锅，从井里打水烧热，这个是救命的。她们都生育过好几胎，熟练地帮婴儿擦身清洗，用棉袄牢牢包裹。

来不及操办后事，秦海关身上也没几个铜板，更买不起棺材。他借用农具掘了个深坑，就在媳妇断气的原地。他仰天双泪长流，将媳妇葬在这数百年前的大墓中，再以黄土覆盖，堆起个小坟冢。来不及竖碑了，以后只要找到这座唐朝大墓，自然就找到了孩子他妈。

老秦感觉怀里发热，掏出一块沾满血污的玉石。不过蚕豆般大小，并未雕刻任何文字或图案，打磨得异常光亮，有个小小的穿孔。他还以为是新生儿的血污，用衣角擦了擦却没用，原来这块玉本身就渗透着血色，乃是上等的血玉；同时散发着阵阵温热，又是一块罕见的暖玉。他在紫禁城和颐和园见过不少和田玉，却从未有这样的品相，底下是晶莹的羊脂白玉，上面却浮着几抹鲜艳的血丝，仿佛人死后溅上去的，历经千年而不褪色。